

论两种伦理理论视角下的教师专业伦理决策

周坤亮

摘要 作为两大主要伦理理论流派的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伦理思维,为教师提供了两种相异的伦理思考方式和伦理决策途径。在义务论的视角下,教师的专业伦理决策应该是“基于规则”的;而在功利主义的视角下,教师的专业伦理决策应该是“基于行为结果”的。然而,无论是纯粹地从义务论的视角,还是纯粹地从功利主义的视角来思考伦理决策,都是不充分的。教师的专业伦理决策需要一种整合的路径,即结合这两种伦理理论进行综合考虑,在关注行为本身的正当性的同时关注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

关键词 义务论; 功利主义; 伦理困境; 伦理决策

作者简介 周坤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教研员、教育学博士 (上海 200041)

教学是一种道德活动和道德努力,^[1]因为教学活动过程中充满着人与人的互动,在根本上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道德是其内在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诸多教育研究者关注教学的道德维度和教学专业的伦理基础,他们强调教学和教学专业的道德或伦理本质。^[2]既然教学作为一种道德活动和具有伦理意涵的专业实践,这就意味着它充满着伦理张力和挑战,可能引起道德上存在异议的情境和伦理上存在质疑的行为。而作为教学专业实践者的教师,在与学生、家长、同事、校长和自我的人际交往和互动中,他们在诸如有关什么是公平、诚实、关爱等问题的具体情境下,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如何做正确的事”的伦理冲突和困境。事实上,教师在专业实践和生活中经历着诸多的伦理困境,^[3]需要做出伦理决策。对教师而言,做出伦理决策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4]那么,面对伦理困境,教师该如何做出合理、正确的专业伦理决策呢?

关于教师的专业伦理决策,主要有三种取向:应用伦理理论、应用道德推理和应用伦理对话。^[5]其中,通过应用伦理理论的途径进行专业伦理决策是目前研究的焦点。许多研究者相信,利用伦理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伦理讨论的“相对主义”倾向,使得我们可以理性、客观地讨论和思考教学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并且,伦理理论确实能够帮助教师理解、解释和解决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所面临的伦理困境,^[6]帮助他们做出恰当的伦理决策。被广泛用以指导教师伦理决策的伦理理论主要有义务论、功利主义、美德伦理、公正伦理、关怀伦理等。本文着重探讨义务论与功利主义两种伦理理论视角下的教师专业伦理决策。

一、两种伦理思维: 义务论与功利主义

对伦理问题和伦理现象的理解和解释可以基于不同的伦理理论,而每种伦理理论由于原初假设或其本前提的不同,有其相异的伦理思考方式。作为道德哲学中两大主要伦理理论流派,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伦理思维,具有各自的特征。

(一) 关注“行为本身正当性”的义务论

“正当”和“善”是伦理理论的两个基本价值范畴,在不同的伦理理论中,“正当”和“善”的价值位阶是截然不同的。义务论强调“正当”优先于“善”,^[7]“善”依赖于“正当”,是一个以“正当”为标准判断行为道德价值和强调遵守规则和义务的伦理体系。在此体系中,“正当”是所有道德价值的原点,是行为的唯一的道德依据,行为只有符合“正当”的条件才具有道德价值,才可能在道德上是正确的。

义务论从人的理性、自由和对人的尊重出发,注重普遍性的道德法则或原则,以行为的正当为中心来思考和讨论各种伦理问题。康德认为,理性自身能发现正确的道德原则,这些原则是绝对的、不允许被破坏的。^[8]每个人的行动应遵循自己内心的善良意志所发出的绝对命令,即每个人“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法则(规律)的准则去行动”。也就是说,行为者在确定“我应该如何去做”时,关键是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选择一个普遍性的道德法则或原则,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动。因为一个道德上正确的行为,是出于某种义务,其本质上是与某一普遍的道德规则或原则相一致。^[9]

在义务论看来,对某一行为正当与否的判断,不是取决于该行为是否或可能产生好或坏的结果,而是取决于该行为是否符合某一相应的普遍道德规则,是否体现了一种绝对的义务性质。某些行为之所以内在地正当或在原则上正当,是因为它们属于它们所是的那种行为,或者说,是因为它们与某种形式原则相符。^[10]具体而言,义务论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义务论是一种“以行为为中心”的伦理学,^[11]关注行为本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某些行为在道德上内在地是对的或错的,与其是否产生好的或坏的结果无关。^[12]而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在于其所依据的普遍性的道德法则或原则。其次,义务论思考的是“行”的规条,即“做什么”,所强调的问题是“我应该做什么”,即什么是对的或错的行动,指导行动的规则和原则是什么。最后,义务论采用诸如正当、责任、原则、规范、义务作为基本概念。

(二) 关注“行为结果”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强调“善”优先于“正当”,但由于对“善”的理解不同,它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德性伦理认为“善”是生活的最高价值,即“至善”,德性是“至善”的现实表现。而功利主义则认为“善”是行为的外在效用(功利),判断行为的道德价值要以该行为所产生的效用(功利)为标准。虽然功利主义也是一种“以行为为中心”的伦理,但与义务论关注行为本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

同,它关注的是行为产生的结果,行为的结果决定着行为的道德价值。概言之,功利主义是一个以“最大幸福”为道德价值原点,以行为所产生的效用或结果(功利)为标准判断行为道德价值的伦理体系。

功利主义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从趋乐避苦的自然人性论出发,强调最大幸福的功利原则,以行为的结果为中心来思考和讨论各种伦理问题。功利主义认为快乐或幸福是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因而,尽可能地增进快乐或幸福与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痛苦与损害是其基本原则。但是,功利主义并不是以行为者一己的幸福为目的,而是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终极价值追求。因此,功利主义将行为的道德价值建立在行为的效果或后果上,以效果或后果是否最大程度地促进了利益相关者的快乐或幸福的增加或是痛苦或损害的免除来判断行为的正当与否。与义务论相比,功利主义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同样作为一种以行为为中心的伦理,功利主义与义务论关注行为本身的对错或行为是否出于善良意志不同,它关注的是行为的结果,即根据行为自身所产生的好或坏的效果来判定行为的正确或错误。^[13]其二,虽然功利主义也强调“我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但与义务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应该这样行动,当且仅当该行动符合某一普遍的伦理规则或原则”不同,功利主义的回答则是——“我应该这样行动,当且仅当该行动能导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能产生最好的结果”。其三,功利主义采用诸如利益、效果、功用、最大幸福作为基本概念。

二、义务论视角下的教师专业伦理决策

从义务论关注行为内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以及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强调行为应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的基本立场来看,我们的伦理选择或伦理行动,应是出于对某种伦理规范或原则的遵守。对教师而言,义务论要求教师的伦理决策应该符合相应的伦理规范或原则。这也意味着教师的伦理选择或伦理行动需要某种伦理规范或原则的指引。在义务论的视角下,教师的专业伦理决策是“基于规则”或“以规则为中心”的,即教师应该依据一系列的伦理规范或原则来做出伦理决策。这些伦理规范或原则是教师在处理伦理问题、形成伦理判断时所需要考虑的,它们可以为教师的伦理决策和行动提供正确的引导和确定的标准。

在专业实践中,当面临需要解决的伦理困境时,一系列的伦理规范或原则确实对于教师的伦理决策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当碰到某些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调查来处理的复杂问题时,规则有助于立刻做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伦理决定;其次,规则能避免因个人的偏好而形成不合理的判断;最后,当我们不能完全确信

① 转引自 Colnerud, G. Teacher Ethics as a Research Problem: Syntheses Achieved and New Issues [J]. *Teachers & Teaching* 2006, 12(12): 365-385.

自己的判断时,规则提供了伦理选择的基础。^①概言之,规则能为教师做出好的、具体的伦理决策提供有效的参照点,它是教师进行伦理判断的一种分析工具。指引教师伦理决策的规则主要包括专业伦理或职业道德规范、基本的伦理原则,以及教师群体普遍认可的专业习俗准则。也就是说,这些规范、原则和准则是教师伦理决策的理据。

(一) 依据专业伦理规范的教师伦理决策

作为对教师行为在道德上的规定的教师专业伦理规范或职业道德规范,它的制定出于两个目的:一是表明教师角色的道德责任和公众对教师职业的道德期待,并为惩罚违反者提供一个框架;二是作为教师在日常实践中处理和解决伦理问题和困境的一种资源和向导。^[14]从第二个目的可以看出,专业伦理规范可以帮助教师应对工作中复杂的伦理问题和困境,可以作为教师伦理决策的指南和标准。据此,当面对伦理困境时,教师应该求助于专业伦理规范,从中寻求支持应采取何种伦理行动的理据,确保所做出的伦理决策符合专业伦理规范的具体要求。

在我国,与专业伦理规范具有类似功能的是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简称为“师德规范”。从我国最近颁布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来看,虽然有些要求过于抽象、崇高和理想,对教师的行为没有实质的指导意义,但仍有许多具体的、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和原则,如“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自觉抵制有偿家教,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平等公正对待学生”等要求,可为教师的伦理决策提供参考标准。例如:班里有七、八个经常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按照学校及格率不得低于90%的规定,他们当中只要有三、四个的成绩能保持及格以上,就能达到学校的及格率。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在课后辅导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分配上感到左右为难。如果把有限的辅导时间和精力平均花在这些学生上,效果可能不太明显,无法完成学校的及格率要求;而如果从中选择三、四位学生进行重点辅导,对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显然又是不公平的。面对如此伦理困境,教师该怎么做呢?从义务论的视角来思考这一伦理困境,即使无法取得满意的效果,教师也应该一视同仁,将辅导的时间和精力平均投入到这些学生上,因为师德规范明确指出教师应“平等公正对待学生”,而教师的伦理决策应该遵循师德规范中的这一要求。

(二) 依据一般伦理原则的教师伦理决策

尽管专业伦理规范能为教师伦理决策提供最为直接、具体的引导,但由于专业伦理规范自身内容的有限性,不能涵盖对教师行为的所有规约。因此,对于许多伦理困境,教师需要求助于那些能体现教师专业本质的、更为普遍和基本的伦理原则,依据这些一般性的伦理原则来思考和指导自己的伦理行动,做出伦理决策。

那么,在教学专业中,哪些伦理原则对于教师的伦理思考和伦理决策至关重要呢。海恩斯认为,诚实、信守承诺、善良和公正是指导教师伦理行动的客观原则。^[15]斯科特指出,在教学实践中信任、正直、诚实、公正和关怀是教师遵循的基

本原则。^[16]而在奥泽看来,公正、关怀和真诚是教学专业依循的三个基本原则。^[17]笔者通过访谈发现,教师认为最应该遵守的伦理原则是公平、关怀、信守承诺和正直。在日常实践中,这些一般性的伦理原则可作为教师伦理决策的根据。例如:班里刚好轮到要选出一名学生担任本周的“升旗手”,对小生来说,被选上当“升旗手”是很光荣的,一般也只有品学兼优的学生才有资格当选。按照以往的评选标准,班主任应该让近期各方面表现最优秀的A学生担任“升旗手”。但另外一个成绩很差、行为规范也不好的B学生刚刚代表学校获得了区乒乓球赛冠军,班主任觉得她需要这次做“升旗手”的机会,这可以激励她改善自己的学习和行为习惯,所以也想让B学生来做这周的“升旗手”。为此,班主任犹豫不决。面对这一伦理困境,基于关怀的伦理原则,班主任应该选择B学生担任“升旗手”。因为关怀的原则要求“重视对情境的考量,关注具体个体的需要”“对处于一定处境的个体予以同情与关爱”,在当时情况下,与那些本来就优秀的学生相比,B学生更需要这次机会。

(三) 依据专业习俗准则的教师伦理决策

除了政策明确规定的专业伦理规范和一般性的伦理原则,在教师群体中,存在着一些最被认可的、最应该做到的约定俗成的伦理准则。这些准则反映了教师对自身道德角色的认识和对教师职业道德要求的实际体认和理解,可称之为习俗准则。

笔者通过访谈发现,教师提及的习俗准则有尊重学生、德才兼备、关心学生、热爱学生、有责任心、保护学生免受身心伤害、严谨治学、为人师表等。其中“保护学生免受身心伤害”“有责任心”“热爱学生”和“尊重和关心学生”被提及的频率最高。在日常工作实践中,这些习俗准则也是教师处理伦理困境,并采取相应伦理行动的依据。例如:当教师接手了一个“差班”,一开始可能满怀希望、充满斗志,期待着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改善整个班级的学习状况。但慢慢地教师会发现,要改变这样的班级中的一群学生的学习成绩,十分艰难,虽尝试了各种方法并投入了大量额外的时间和精力,但收效甚微,没能取得应有的成效,换来的只是无尽的挫折感。这时,教师会陷入是否坚持继续投入和付出以改善班级成绩的伦理困境中。对于这一伦理困境,从义务论的角度看,教师应该选择继续坚持投入和付出,尽最大的努力改善班级的学习情况。因为教师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良心活”,作出这样的伦理决策与对学生“要有责任心”这一原则相符。

总之,义务论为教师理解、思考和解决复杂的伦理问题提供了一种清晰、明确的导引;为教师的专业伦理决策提供了一种系统、规范、理性的途径。在义务论的视角下,教师能看到引导伦理决策和伦理行为的清晰和确切的标准,并且可以依据一系列的规范、原则和准则,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思考他们日常工作中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因为,规则和原则告诉教师在某一具体的情境中应该去做什么或应该怎样行动。^[18]

三、功利主义视角下的教师专业伦理决策

从功利主义关注行为的结果,以行为可能产生的好的或坏的结果判定行为的正当或对错的基本观点来看,我们的伦理选择或伦理行动,应是出于对行为结果的权衡。对教师来说,功利主义要求教师的伦理决策应该使得好的或积极的结果最大化,不好的或消极的结果最小化,即保证行为能带来最好的结果。教师在工作中碰到的伦理问题,往往包含着冲突的目标和价值。教师需要在不同的目标和价值间作出妥协和让步,这时需要预估各种可供选择的解决方式可能产生的结果,然后作出一个可能产生最好结果的伦理决策。这意味着教师的伦理选择或伦理行动需要行为结果的指引。在功利主义的视角下,教师的专业伦理决策是以“行为的结果为中心”的,即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应该是教师进行伦理决策的依据。

利用功利主义的伦理视角,以“行为的结果为中心”进行伦理决策时,克雷默和恩莫特认为需要重点考虑和反思如下一些具体问题:由于这个决定会导致什么?谁将受到影响,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多少个体将受益?有人将因为这个行为而受损吗?短期结果是什么,长期结果又是什么?^[19]对于这些问题,可将其分为三个方面:其一,行为会对哪些利益相关者造成影响,应该对谁负责或考虑谁的利益,即考虑行为相关者的利益;其二,行为带来的是短期结果还是长期结果,应该考虑眼前利益或当前发展还是长远利益或发展;其三,行为带来的是个体利益还是集体利益,应该考虑个别或少数人的利益还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据此,教师在衡量行为结果时,应着重考虑这三个方面。而教师的伦理决策,应该是基于对这三个方面的考量。

(一) 权衡行为相关者的利益

由于教师工作的人际关系本质,教师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往往会同时涉及包括学生、家长、同事和学校管理者在内的多种伦理关系。教师采取不同的伦理行动会对不同的关系主体带来不同的影响或产生不同的后果。因此,在采取某种伦理行动前,教师要考虑其对不同关系主体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通过对不同关系主体的利益的衡量,决定做出何种伦理决策。

在学校中,不同人际关系对象间的利益在某些情境下会存在冲突,如学生与同事间、学生与学校管理者间、教师自我与同事、学生间的利益冲突等。面对这种情况,教师需要对行为可能对相关者产生的利益结果的权衡来做出伦理决策。例如:当教师看到一个同事正在以不恰当或不正确的方式对待学生时,如讽刺或挖苦、过度批评或惩罚学生等,教师犹豫是否应该对同事的行为予以干涉或阻止。从行为结果的角度来思考,如果教师不加以阻止的话,学生的身心可能会受到更多消极的影响;如果教师予以阻止的话,同事可能会感到“没面子”“心里不舒服”;教师自己可能也会被同事认为“多管闲事”,惹上不必要的麻烦。通过对行为相关者利益的权衡,如果更多考虑的是学生的利益,教师会选择及时阻止同

事的行为;如果更多考虑的是同事和教师自己的利益,教师会选择不加干涉。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中,学生的利益是首位的,教师的伦理决策应该更多地考虑学生的利益。

(二) 权衡当前结果和长远结果

教育是一项长远的事业,教育的诸多效果虽不是立马就能显现出来,但它会对学生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教育也有许多短期的目标需要完成,如考试、升学等,这些目标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当前发展。对教师来说,不仅要对学生当前发展负责,还要对他们的未来发展负责。所以,教师在进行伦理决策时,应对其可能对学生产生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加以考虑。

在实践中,许多教学活动都会涉及有关学生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冲突,如教学方式上是“灌输”还是“发现”,教学评价上是终结性评价还是发展性评价等。在这种情况下,教师需要通过行为可能对学生带来的当前结果和长远结果的权衡来做出伦理决策。例如:新课程改革十分强调素质教育和学生的全面发展,但为了应试,“题海”战术在中小学仍旧十分盛行。为此,教师在是否采用“题海”战术上面临着伦理困惑和冲突。按照功利主义的思考方式,从长远结果来看,过分注重考试,强调“题海”训练,会限制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发展,不利于学生的未来发展;从当前结果来看,“题海”训练对于应付考试确实有效,而考试的成功意味着能升入上一级中的好学校,对学生的当下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教师最终做出哪种决策,取决于对长远结果和当前结果的衡量和取舍。

(三) 权衡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

功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行动能够给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利益,那么它可以被认为是合乎伦理的。这一伦理思考路径涉及到对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考量。到底是以个体或少数人的利益为重,还是以集体或多数人的利益为重,决定着伦理决策的做出。

作为教师,其所面对的教育对象不只是个体学生,而是整个班级的集体学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个体学生与集体学生间的利益冲突。所以,对个体学生利益和集体学生利益的权衡,是教师伦理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例如:课堂教学中,当少数几个基础差的学生跟不上正常的教学进度时,教师是应该照顾这几个学生的需要,放慢进度,还是应该照顾其他大多数学生的需要,继续按正常的进度开展教学。如果教师更多顾及的是个体学生的利益,可能会选择放慢教学进度;但如果教师更多顾及的是集体学生的利益,可能会选择按正常的进度继续往下开展教学。从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看,教师应该选择有利于集体学生利益的伦理行动,即继续按正常的进度开展教学。

功利主义为教师提供了一条科学、客观的专业伦理决策途径,因为对这种计算出的行为结果能在不同的情境下让不同的人看到并取得一致意见。^[20]在功利主义的视角下,教师可以通过对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的预估和计算来做出客观的伦理决策。一个行为产生的积极效果与消极效果相比的量,或一个行为能带来利益的程度将决定一个伦理决策。在日常实践中,通过对行为结果的衡量,教

师能比较客观地应对有关伦理困境。

四、两种伦理理论的整合:教师专业伦理决策的一种可能路径

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为教师提供了两种不同的伦理思考方式,基于两者各自的伦理观点,教师可以作出理性、客观的伦理决策。但是,纯粹地从义务论的角度,或者纯粹地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思考伦理问题,也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不足。义务论似乎会为追求完全正当的行为而不慎重考虑行为的结果,而功利主义似乎也可以为达到良好的结果而采取不道德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如果仅仅依据其中一种伦理理论,虽然它也能帮助教师思考和解决伦理困境,做出伦理决策,但这种单一的伦理思考与决策路径可能是不足的或不充分的。^[21]

(一) 教师专业伦理决策需要整合义务论和功利主义

义务论和功利主义都是以“行为为中心”的伦理理论,前者强调行为本身的正当与否,关注行为是否符合某种伦理规则;后者强调行为结果的好与坏,关注行为能否带来最好的结果。我们一般认为这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伦理理论,处于伦理思维的两极。所以,在进行伦理思考和伦理决策时,可能习惯于以一种伦理理论为理据,要么“基于规则”,要么“基于行为结果”。然而,如果我们以这种非此即彼的视角来看待义务论和功利主义,或者将遵循规则,或者将衡量行为的结果作为伦理判断或行为选择的唯一依据,实际上是不恰当的。对教师而言,将两种伦理理论予以同时、综合地考虑,即以一种整合的视角来思考专业实践中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可能是一种更为合理、充分的专业伦理决定路径。

麦基弗曾指出,伦理不能归纳成一系列不能违背的规定或指令,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不去考虑具体情况、不计后果、不理解要达到的终极目的。^①也就是说,伦理包含着规定、后果、终极目的等相互联系的要素。而义务论和功利主义则是把规则和结果这两个要素孤立起来看,用某一种单一的伦理要素来判断行为的伦理价值。所以,如果只是从义务论或只是从功利主义的视角进行伦理判断或行为选择,显然是不够完善的。事实上,伦理的各个要素应该被整体地看待。规则和结果不是只能选择其一的对立物,而是一个伦理行动的彼此联系的两个方面。如果要做出一个更为合乎伦理的决策,应该把这两者整合起来,即在进行伦理判断或行为选择时既遵循规则,又重视行为的结果。正如黑尔所言:“如果有人要求我尽可能完善地证明某一决定是正当的,我们就不得不既考虑结果,又考虑原则,还要考虑遵循这些原则的一般结果,如此等等,这样才能给出让提问者感到满意的答复”。^[22]也就是说,一个完整、合理的伦理判断,既依赖于规则,也依赖于结果,我们需要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① 转引自拉尔夫·多戈夫,弗兰克·M·洛温伯格,唐纳·哈灵顿. 社会工作伦理实务工作指南(第七版)[M]. 隋玉杰,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8.

由此可见,义务论与功利主义这两种伦理观点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在伦理决策时需要将二者予以整合,以达到手段与结果的统一。一个理想的伦理行动应该是通过对的或正当的行为而取得好的结果。里斯曼指出,单独的义务论或功利主义不足以为伦理判断提供一个适切的框架,而通过两者的整合,能形成一个“好”的伦理判断框架。^[23]因此,教师的专业伦理决策应该兼顾手段和结果,在判断行为正当时考虑行为的结果。纳什认为,在分析一个伦理困境时,你需要同时考虑结果和原则。^[24]Hostette 也强调在伦理思考时,规则与结果必须交织考虑。也就是说,面对伦理困境时,教师需要将义务论和功利主义整合起来进行思考,不仅要关注行为是否符合一定的规则,同时还要关注行为是否产生好的结果,以一种整合的路径做出伦理决策。如此既可以兼得两种伦理理论的优点,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弥补彼此观点上的不足,又可以融合规则和结果两种伦理要素,以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教师的专业伦理决策。这种整合的路径强调既不是单一的义务论,也不是单一的功利主义就能提供适当且充分的专业伦理决策基础,而是两者共同构成教师专业伦理决策的基础和依据。

(二) 教师专业伦理决策的一个整合模式

以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为基础,可以形成一个教师专业伦理决策的整合模式(见图1)。这一模式由相互关联的三部分内容构成,每一部分内容包含若干个简单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引导教师做出恰当、合理的专业伦理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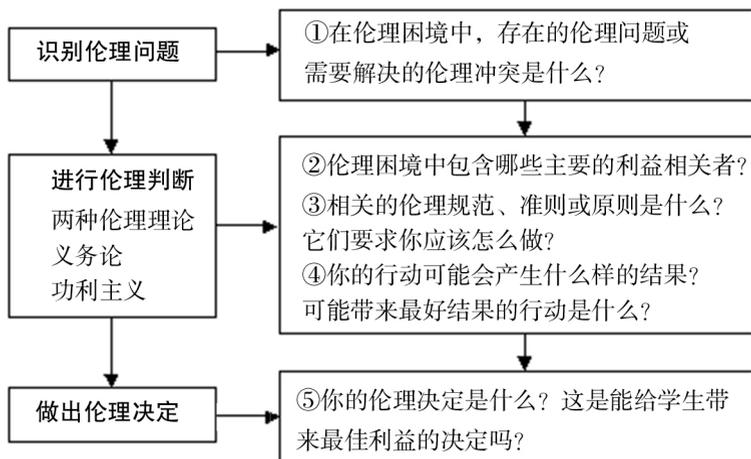


图1 教师专业伦理决策的模式

1. 识别伦理问题

伦理决策起始于某个包含着道德或伦理要素并需要应对和解决的问题。面对伦理困境,教师首先要问的是存在的伦理问题或需要解决的伦理冲突是什么。伦理问题通常是指那些涉及行为的对于错、好与坏,以及与原则、义务和品质有关的事件。^[25]专业中困扰我们的伦理问题主要是指那些能激起我们对自己个人

的和专业的责任产生疑惑的问题。一个伦理困境,往往包含着多种并存在冲突的伦理原则、价值或信念,教师需要鉴别出困境中所涉及的伦理冲突和问题。在识别伦理问题时,教师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了解和弄清情境中的事实或信息,这些事实或信息有助于教师定义相关的伦理问题;二是考虑情境中涉及到哪些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教师、学生、管理者、家长等;三是理解伦理困境的本质,确定其涉及哪些相互冲突的伦理规则、标准、价值和信念等,这是识别伦理问题的关键。

厘清伦理问题和伦理冲突后,教师需要问是否有一些可行的行动选择。针对一个伦理困境,一般存在着两种或更多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伦理选择,教师可以通过一种简单的方式来阐明这些可供选择的行动,如“一方面,我可以……”,“另一方面,我可以……”,“再者,我可以……”……”。

2. 进行伦理判断

识别出具体的伦理问题后,教师需要对其进行理性的伦理思考和判断,以确定什么是对的或错的,什么是好的或坏的,并确切地形成几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在进行伦理判断时,教师应该以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两种伦理理论为共同依据,对所面对的伦理问题予以思考和分析。据此,教师需要重点考虑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伦理困境中包含哪些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会因你的伦理决策而受到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他们包括学生、同事、家长、学校管理者以及教师自己。不同的伦理困境会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伦理就是他人”,^[26]你的伦理决策不可避免地会对他人造成影响。在分析利益相关者时,教师可以问这样一些问题:困境涉及哪些关系主体,与谁有关;他们有什么权利和利益;你对他们有何承诺,负有什么义务和责任;你的行为可能会对他们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是什么。在进行伦理决策时,教师有必要对各个利益相关者予以充分的考虑。

其次,相关的伦理规范、准则或原则是什么。义务论能为教师的伦理决策提供清晰而确切的标准,对于面对的伦理问题,教师需要考虑你应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基于相关的伦理规范、准则或原则,你应该怎么做;你的行动方案是否符合相应的规则。教师尤其有必要认真考虑专业伦理规范或职业道德规范的具体规定。专业伦理规范包含有体现专业价值的伦理原则和理想、一系列规范性的行动指南,有助于教师理解作为一个专业者的义务和责任,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应该的,什么样的行为又是不允许的。因此,教师需要问:专业伦理规范为思考和应对伦理困境提供了哪些信息、引导和支持;专业伦理规范中的哪些伦理原则和规定能直接或间接地用于伦理困境的解决。

最后,你的行动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功利主义认为一个行动是好还是坏取决于它的结果。也就是说,每一个伦理决定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好的、坏的,或者是混合的结果,而对这些结果的估计和衡量可能最终决定该怎么做。在伦理决策过程中,教师需要考虑你的行动可能会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什么样的行

动能带来最好的结果。对行为结果的预计要尽可能地充分、全面。教师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你的行动可能会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带来哪些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你的行动可能带来的当前结果和长远结果是什么;你的行动可能给个体和集体带来怎样的利益。与此同时,教师还需要对可能产生的各种结果进行权衡,以期形成一种能产生最好结果的行动方案。

3. 做出伦理决定

根据伦理思考、分析和判断,确定行为方式,选择伦理上恰当的行动。教师专业伦理决策的一个根本宗旨应该是“为了学生的最佳利益”,所以教师需要问你的伦理决定是什么,这是能给学生带来最佳利益的决定吗。在做出最终的伦理决定时,教师需要把上述提及的所有问题放在一起予以综合考量,清晰地阐明你的最终伦理决定的原因。在这一过程中,教师既要考虑行为的正当性,又要考虑行为的结果,需要在规则和结果间找到一种如罗尔斯声称的“反思性平衡”。^[27]由于伦理困境通常都十分复杂和具有挑战性,教师在伦理决策过程中应避免仅以某一要素或某一方面为参照标准。事实上,对于一个伦理困境,有时候并不存在一种完全恰当或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甚至只是暂时处理而已。但尽管如此,对于任何一个伦理决策,教师都需要小心、谨慎地对待,通过对各种要素的综合考虑,努力做出能给学生带来最佳利益的伦理选择。

面对教学实践中复杂的伦理困境,教师的专业伦理决策并不是一个简单、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对多种要素进行平衡、妥协的过程。上述伦理决策模式将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的相关重要要素予以充分、综合的考虑,给教师的伦理思考和伦理决策提供了一种整合的路径。对于伦理困境,如果教师能从行为本身和行为结果两个方面给以审慎、整体的考量,可能会做出更好的伦理决策。

参考文献:

- [1] Hansen, D. T. Teaching as a Moral Activity [A]. V. Richardson.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4th ed.) [C].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2001: 828.
- [2] Tirri, K.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Moral Dilemmas at School [J].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1999, 28(1): 31 - 47.
- [3] Campbell, E. The Ethics of Teaching as a Moral Profession [J]. Curriculum Inquiry, 2008, 38(4): 357 - 385.
- [4] Ehrich, Lisa C., Kimber, Megan, Millwater, Jan & Cranston, Neil. Ethical dilemmas: A model to Understand Teacher Practice [J]. Teachers and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11, 17(2): 173 - 185.
- [5] Husu, J. & Tirri, K. Teachers' Ethical Choices in Socio-moral Settings [J].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010, 30(4): 361 - 375.
- [6] Melo, P. Ethical Conflicts in Teaching: The Novice Teacher's Experience [J]. Connections, 2003: 177 - 178.
- [7] R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 (Rev. ed.)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28.
- [8] Shafer-Landau, R. Ethical Theory: An Anthology (2nd) [M]. UK: A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3: 481.
- [9] Baier, J. The Moral Point of View: A Rational Basis for Ethics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97.
- [10] 张晓平. 新编伦理学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 63.

- [11] Hursthouse R. On Virtue Ethic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
- [12] Shafer-Landau R. Ethical Theory: An Anthology(2nd) [M]. UK: A John Wiley & Sons , Inc 2013: 481.
- [13] [澳]J. J. C. 斯马特, [英]B. 威廉斯. 功利主义: 赞成与反对 [M]. 牟斌,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9.
- [14] Campbell ,E. Professional Ethics in Teaching: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a Code of Practice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0 30(2) : 203 – 221.
- [15] [20] Haynes F. The Ethical School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84 ,14 – 15.
- [16] Sockett ,H. Accountability , Trust , and Ethical Codes of Practice [A]. J. Goodlad , R. Soden & K. Sirotnik. The Moral Dimensions of Teaching [C]. San Francisco , CA: Jossey-Bass ,1990: 224 – 250.
- [17] Oser F. K. Morality in Professional Ac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for Teaching [A]. Oser F. K. , Disk. A & Patry. J. Effective and Responsible Teaching: The New Synthesis [C]. San Francisco , CA: Jossey-Bass , 1992: 109 – 125.
- [18] Husu J. & Tirri K. A Case Study Approach to Study One Teacher ’ s Moral Reflection [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03 19) : 345 – 357.
- [19] Kramer ,B. H. & Enomoto ,E. K. Leading Ethically in School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Inquiry , Case Studies , and Decision-Making [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12.
- [21] Nash R. J. Three Conceptions of Ethics for Teacher Educators [J]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1991 42 (3) : 163 – 172.
- [22] [英]理肯德· 麦尔文· 黑尔. 道德语言 [M]. 万俊人,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68.
- [23] Maureen ,M. & Agnes ,P. Moral Theory in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Problems ,Clarif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3 42(1) : 11 – 25.
- [24] [25] [26] [27] Nash ,R. J. Real World Ethics: A Holistic ,Problem-solving Framework ,2007: 12 ,9 , 11 ,19.

Discussion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al Decision-mak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Two Ethical Theories

ZHOU Kunliang

(Teaching & Research Settion of 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 Shanghai , 200041 , China)

Abstract: As two major ethical theories , Deontology and Utilitarianism represent two different ways of ethical thinking. They provide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on professional ethical decision-making for teachers. In the perspective of Deontology ,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al decision-making should be “rule-based” , while in Utilitarianism ,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al decision-making should be “behavior-based”. However , it is inadequate if we think about ethical decision-making ju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ontology , or from Utilitarianism.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al decision-making need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 namely making 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n the two ethical theories. When teachers make an ethical decision-making , they should focus on both the legitimacy of the behavior and the results of the behavior.

Key words: Deontology; Utilitarianism; ethical dilemma; ethical decision-making

(责任校对: 王萍萍)